

梅朵抒情诗

召唤者

我于暮色四合时分走向你
那时天地静默
神的使者隐身于经幡之幕
度亡经如长空裂帛

犹记得那年大雪 玉色蝴蝶翩跹
你荷斧声而来
远处的查朗寺升起桑烟
尘世空无一物 他们掌中空无一物

纷纷启程 如是过客
不过是寻常一日
召唤 引领 低声的慰安
独自清洗人间的烟火

一支黑羽自虚无飘落

在班玛的星空下

此刻,所有的喧嚣都退去了
白昼炽热的潮水渐次平息
在班玛的大街上万籁无声
只有脚步踩着脚步
寂静守护着寂静

踉跄中狂想的醉汉
消散在黑夜的某个角落
群山和树影
是黑暗的爱慕者
他们洞晓所有的秘密
却守口如瓶

月亮很冷 一弯足矣
银河高悬
星星是神胸口的花朵
独酌的夜晚
犹自点亮你的梦境

人生有多少个黑夜?
有几个百年用孤独填充
人生有多少回邂逅?
有哪段旅程
不是注定足音响彻空谷

为什么
在我诗篇中反复出现的那颗星
总是闪烁在最远的天空

呼唤

来吧 就在这里扎起一座帐篷
或在山顶的岩石间
结庐而居
让星星和月光为我们照明

请汲取野花上的第一滴朝露
为我洗净疲惫的眼睛
我还要和你放牧羊群
与长发飘散的云影、展翅的麋鹿同行

抑或 做一尾江河源头的鱼
以三千弱水换取心头的宁静
若今世是一匹羸弱的老马
全然忘却北风嘶鸣的前生

我要用额间的璎珞点燃篝火
让流浪的灵魂快乐地颤抖
还要和着澜沧江水大声歌唱
把温柔的诗篇献给众生

在乃嘉玛神山拜谒一棵小草
为逝世的雪豹和往生的雏鸟
流下甜美的泪水
把临终的肉身献给苍穹

来吧 你还犹豫什么
除却这山水你别无故乡
诸神的爱

是你此生唯一 也是最后的行囊

澜沧江畔的黄昏

你说,为什么总是黄昏
我们衣衫褴褛 安静如斯
因缘之镣铐哗啦作响
响彻整个黄昏

请告诉一脸愁苦的流浪者
黄昏就要来临
黄昏已经来临
狼毒花酿造纸张
时光默念永恒的经文

在朵朵觉沃脚下辗转反侧
雪光照亮天神之园
此刻,征战的王业已重披战袍
他连绵的宫殿闪着金光
珠姆发辫激滟 顺流而下
蒙尘之镜自天而降

请赐予我绛红色的翅羽
请赐我梵音 暗藏玄机的织锦
请打开轮回的空门
以晚霞的芳香为我灌顶
聆听千年的歌吟

扎曲河之夜

然后电闪雷鸣
雨从当代山的沟壑间顺流而下
扎曲河一路浊流 滚滚东去
我站在一则传奇的边缘
仰首泪珠迸飞
在黑漆漆的夜空炸响
一任心头的洪水汹涌泛滥

这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
蓝色的火焰在体内奔突
泪水是它唯一的门扉
你看这奇异光亮中
鸽翅般颤动的眼睫
有一千首诗在胸中激荡
有一千首歌在心头回响
有一千句发聋振聩的呐喊

黑暗中谁为我们鸣锣开道?
远去的人儿徒留翘翘的背影
他的帐房将为谁打开?
黑暗中谁为我们举杯欢庆?
这新来者为何展露欢颜?
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离开?
为什么在觥筹交错的晚宴上
歌者的泪水模糊双眼?

和远去的部落道声再见
说再也不会回到你面前
此后的日子珍重吧
这一别或许就是永远

你的一瞥

我对你所有的记忆
不过是黄昏时那温柔的一瞥
惊艳如天上虹
蓦然闪现
在春日最深邃的天空

继续向东,是菏泽
而你的怀抱里
满是连天的忧郁的藕色
那时我竟含泪呼唤你
归舟不系
在往后的岁月里有谁涕泣

西去的路终是很远
是的,那曲线曼妙是源头之舞
金色哈达挥动神的衣袖
虔诚的葡萄 抵不过一瞬回望
来时夕阳西下

你袭一身华衣
一声慨叹,夜露洒落襟前

中秋夜

我想,若此刻顺流而下
是否就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要在哪个岸畔停留?
杨柳系住缺月
挂在谁家的院墙?
或是清宵 夜半
或是冷酒 茶凉
那作客的是谁的魂魄
夜夜归来 夜夜彷徨?

想想而已
不过是一声叹息
不过是邀秋风作赋
奏时光的宫商角徵羽
蘸一团黯然的月色
写二十四个骤迫的节气
写长河一泻 新蒲纷披
行人孑孓 关山迢迢

殇

五月麦黄
姥姥说
小小的人儿走在田埂上
麦棵淹没了她的衣裳
一条大河在远处流淌
河这边是盐碱地
河那边是宋时的汴梁

二月禾青
是谁唱
黍离黍离,走出十里
不见老屋旧时模样
空荡荡的原野上
苦涩涩的青草香
找不到她沉睡的方向

风信子

这香气令我想起四月
紫色的胸襟上绣着:分离
岁月不及回眸
忧郁之水漫过整个春天
冲破洁白壁垒 孤注一掷

她有一个轻盈的名字
向晚钟声散落如雨
远去的灯火 迟来的召唤
剪成碎片的锦缎 细若游丝的呼吸
是倔强的雪吗 是探寻的唇吗

那个人不堪重负
于无涯的荒野翘翅前行
手中的笔纠缠成绳
蘸着雷雨和闪电
写下火焰般的诗行——生命

等一场雪

夜半清宵
谁在窗外低语
千万星子随你纷纷落下
环佩无声 碎银匝地

我在黑暗中伸出双手
你闪光的裙裾自水面升起
一声轻笑。
所有天国的花朵顷刻怒放
所有的灯点燃 而笙歌渐稀

只此一会 相见无期
纵使情爱终将零落成尘
亦自晶莹 亦有暗香盈袖
在月白风清的林下
在雪满山中的荒野
在长路漫漫的尘世

父亲一生嗜书,尤其喜欢古籍书本。老人家早饭后照例上街转圈一圈,中午时分回到家中,便在他的书房里读书。父亲今年八十四岁,由于年事已高,视力下降,读书时显得很吃力,一手拿书,一手缓缓地移动放大镜,昏花的老眼紧盯着放大镜,用缓慢的腔调一字一句地吟诵着……记得父亲年轻的时候最喜欢《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到他退休以后,《古文观止》和《聊斋志异》成了他的最爱。一年的时间里轮流复读,从未有厌烦的时候。退休三十多年来,不知他看了多少遍《古文观止》,反正这本古书平日里就搁在他书房的桌上,每一篇文章的空白处写着一些读书心得,标有生字的拼音和解释。文章的每一处精妙名言,用红蓝铅笔仔细地勾画着。不仅如此,老人家还自制了许多书签,夹在喜欢的文章里,一有时间便会一遍一遍地诵读。

受父亲的影响,从小我就喜欢读书。记得小时候父亲指导我读书时说,“读书是一种享受,尤其是享受读书的过程与获得感。喜欢读书就不要怕读不懂,最好不要要求别人给你讲解,你完全可以借助字典曲径探幽。接触一本好书,首先要速读,了解个大概就行了。当你确信这本书值得一读时,你再静下心来细读,一遍不行再读第二遍、第三遍。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受父亲的影响,小学到中学我读了很多的书。像父亲指导的那样,每每得到一本书,我首先会速读,用最短的时间把一本书读完。不喜欢的书,不再废时间了;而对一些喜欢的书我会读第二遍,第三遍。速读,能读到很多的书。尤其是借来的书,保证及时还书,还能借到更多的书可读。“书非借而不能读也”,速读确实是个正确的选择。

记得上高中的时候,父亲建议我读《古文观止》,“通读,读透《古文观止》这二百多篇文章,不单阅读中文的能力会过关,细细体味其中的道理,行事为人,也足够享用终身。”其实,从初中到高中我从语文课本中学了许许多多《古文观止》的文章,像《桃花源记》《出师表》《捕蛇者说》《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等等,这些古文篇幅不长,但词句优美,尤其是大声背诵和朗诵时所感受到的乐趣远比读白话文和现代散文舒畅、熨帖、美妙得多。尝到乐趣的我便开始粗读《古文观止》。就当时来说,秦汉以前的古文读起来苦涩而乏味,而汉唐以后的古文则趣味多多。后因为学习紧张,就把父亲给我的那本《古文观止》

搁置起来了。

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附近的文化路立交桥下有个夜市,里面有许多旧书摊。一次周末和同学们去逛夜市,同学们挑选了许多盗版的武侠小说,而我却用六元钱买了两本《古文观止》的译注本和一本没有书皮的且缺了许多页码的《现代汉语词典》回到宿舍,同学们废寝忘食地看武侠小说,而我捧着一本发黄的《古文观止》一边查词典一边揣摩。对照着译注,比读父亲的老本子方便多了。我废劲地咀嚼古文文章时,同寝室的哥儿们看我的表情有些生古,但我懒得理会。终于,一位学弟藏起了我的《古文观止》,然后塞给我几本武侠小说,“那破书有啥可看的,给,看这个过瘾”。这叫什么事儿呢?我又不是古人,怎么会“与世隔绝”了呢?等我把几本武侠小说看完后,才找回了我那本发黄的《古文观止》。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用闲暇时间读完了两本《古文观止》,并将其中喜欢的《兰亭集序》、《滕王阁序》、《秋声赋》、《答苏武书》、《过秦论》等等文章给背了下来。那时我不仅仅是理解字、词、句意了,还深深地体会到其中的许多人生哲理和指导现代人行事为人的原则,真是“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了。

阅读《古文观止》使我提高了阅读古文的能力、鉴赏文章的能力、写作的能力,更使我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今年入夏后,我的枕边又摆放上了一套《古文观止》,我将喜欢的《滕王阁序》、《秋声赋》读了又读,真是爱不释手。兴致所至,提笔写了一篇《保安赋》。虽说是习作,但自己看着信心满满的,权当是这些年来沉缅古文的一种宣泄吧。

人,不能一辈子只读一本书,但必须有几本书籍来垫底儿。《古文观止》和《三国演义》、《红楼梦》就是我求学、做学问、做人的几本垫底的好书。

我从草原来

德吉卓玛

20世纪60年代末,我出生在青南牧区一个地地道道的牧民家庭,自6岁开始我就能帮妈妈照看弟弟妹妹们,搬牛粪等一般小家务活都不在话下。在儿时记忆中大人们总忙个不停,我爸爸有时在外面赶马车拉运东西,很多天回不了家,回家就要去放生产队的马群漫山遍野地跑呀跑的。妈妈也每天都起早贪黑地挤牛奶、打酥油、磨炒面、参加会议等,每天的日子好像在同一个轨道里不变地重复着,几乎没有闲暇搭理自己的孩子们,所以家里的重任自然就落到我这老大身上了。

1977年春天,在奶奶的极力支持和自己的强烈要求下,爸爸不得不把我送到智后茂乡小学读书,我上学的事似乎破坏了村里潜在的某些封建规矩,大人们都对我议论纷纷,过来劝说我父母不让我上学,有的摇摇头说:“大姑娘走了,你们失去了一个帮手,太可惜!”有的说:“女子才有啥用?还是别让她上学为好。”村里人噩梦般的言语和妈妈难舍的泪水无论多么刺痛我幼小的心灵,始终没能磨灭我上学的决心。

读县民族中学那年秋天,十世班禅大师到我们家乡视察工作,轰动了整个河曲草原。慈祥的大师在县民族中学师生大会上,要求我们好好学习将来要报效祖国,他的期望和谆谆教诲至今仍回荡在我的耳旁。

1986年,我再一次违背妈妈的意愿,

参加全国普通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西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那时草场早已承包到户,家里的经济条件逐渐好转,牧区上学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多了起来。忽然间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沉睡的青南大地,一切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学里,有幸接触到了藏族传统文学理论和国内外经典之作,且阅读了诸多世界名著。1987年我的处女作发表在《西藏文艺》上,至今还记得看到样刊和稿费的我热泪盈眶的模样。回到家乡工作后,无论在什么样的岗位从事什么工作,无论来自社会、家庭、事业的困难和压力有多大,都始终没能让我放弃对文学的执着追求。我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茁壮成长的,在文学的世界中找到自我,我的成长历程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愿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愿我们的文艺事业从“高原”奔向“高峰”!

读不够的《古文观止》

郎清



隆务河